**第三周 第13课时 《拿来主义》拓展阅读资料**

**《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》（节选）**

**温儒敏**

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？

通常讲中国的文化转型，用比较通俗的说法，就是从封建的转为民主的，从小农经济的转为现代化的。从晚清至今一百多年了，远未完成这一转型。对此，鲁迅的关注也是独特的。他的一些思考毫无书生气，却又有超前性。特别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进入，鲁迅的观点至今还是有现实意义的。这问题与前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，互相关联。鲁迅认为文化的转型，除了对传统进行批判、发扬和继承(更多地做批判)之外，更重要的就是要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。这就有一个如何打破闭关自守心态，正确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。自晚清以来，中国开开禁禁，形成了与西方、与外国的复杂的关系，也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复杂的心态。一时“倡师夷之长制夷之说”，一时又“耻于西学，有谈者皆诋为汉奸”，一时“渐知西学,而肯讲求”，一时又“咸知变法，风气大开”。中国人在西方的现代化冲击之下产生强烈的刺激，心理上的回应有变化过程，是必然的。问题是这种回应中也常有畸形的心态，也往往暴露出落后国民性。鲁迅从文化的层面，观察涉外的心态，指出：“中国人对于异族,历来只有两种称呼，一种叫禽兽，一种是圣上。从没有称他朋友，说他和我们是一样的。”这两种看待“老外”的心态都不正常。称禽兽者，是闭关锁国，夜郎自大，凡是外国人都看作“蛮夷”、“洋鬼子”。另一端则捧西方为“圣上”，俯仰洋人，一切皆好，一切皆文明，自己则甘处于下等的、附庸的和奴隶的地位。因为落后，因为被殖民，才容易产生这种自卑的奴化心理，导致民族精神的偏枯。鲁迅在30年代，就发现上海有一种奴化的“西崽”现象，对此，他在杂文中不止一次进行剖析和嘲讽。鲁迅说“西崽”的特点是“觉得洋人势力，高于群华人，自己懂洋话，近洋人，所以也高于群华人。但自己又系出黄帝，有古文明，深通华情，胜洋鬼子，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，因此也更胜于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”。鲁迅给这种“西崽”画了一幅像：“倚徙华洋之间,往来主奴之思。”其实这也是阿Q，是穿西装打领带的阿Q，特征就是盲目的东方中心主义与西方殖民文化的奇妙结合，是“主”与“奴”的一身二任。鲁迅是把这样的“西崽”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畸形社会心态来批判的。鲁迅认为必须抛弃畸形的心理，对待外来文明，才能有大度的开放的健全的立场。鲁迅这方面的论述很多，他还写过一篇文章叫《拿来主义》，其中用他惯有的幽默，形象地说明对外国文明有各种不同的态度：譬如有一穷青年，因祖上所积的阴功突然得到一座大宅子，怎么办？可能有三种荒诞的态度和做法。一种是为了反对旧主人，怕污染，不敢进去。鲁迅说这是孱头。第二种是勃然大怒，将那房子放一把火烧了，算是保住清白，则是昏蛋。还有第三种，是羡慕旧主人，欣然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烟，则是废物。鲁迅主张的“拿来主义”则不同，要“放出眼光，自己来拿”。大房子是有用的，先拿来再说，当然要有眼光，有魄力，或使用、或存放、或毁灭，都沉着，勇猛，有辨识，不自私。这就是真正能面对世界，理直气壮与世界对话，向世界学习的健全的心态。鲁迅这篇文章很有名，记得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，很多人属文都引用鲁迅的比喻和说法，借此批评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性。鲁迅的深刻，就在于他不就事论事，能真正深入到民族心理的层面来提出问题,针砭文化转型中常发的老病根。

鲁迅不光是提出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原则，在这方面，他自己还有堪称典范的分析和思考。早在晚清时期，鲁迅就十分注意探讨如何有选择地吸纳西方文明，谨防现代文明病。他的早期著作在当时影响虽不大，但多有真正独立思考的不同凡响的见解。如从西方传入的自由、平等、民主的思想，还有令人向往的西方物质文明，在20世纪初，简直成了中国的“新神宗”。曾有众多知识分子认为西方这些东西即是灵丹妙药，可包治中国的百病。鲁迅却并不随波逐流，不迷信，他的眼光比同时代的许多先驱者清醒，更有前瞻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思考中已经蕴涵着某些现代性的焦虑。鲁迅肯定现代科学和“物质文明之进步”，看到这是“照世界”的“神圣之光”,是推进人类社会之一翼。但他并不过高评价科学对于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，甚至还怀疑科学可能构成对人生的僭越。他提醒如果片面追求发展科学与物质文化，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和潜在危机。大家读一读《科学史教篇》和《文化偏至论》(均作于1907年)就知道，早在上一个世纪之初，鲁迅就明确科学的提倡，必须顾及“致人性之全”，反对在崇奉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，忽略精神的解放与重建。鲁迅提醒“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，人生必大归于枯寂，如是既久，则美上之感情漓，明敏之思想失，所谓科学，亦同趋于无有矣”。他看到19世纪后叶,西方社会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，“诸凡事物，无不质化，灵明日以亏蚀，旨趣流于平庸，人唯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，而主观之内面精神，乃舍置不之一省”。“物欲来蔽,社会憔悴,进步已停,于是诈伪罪恶,蔑弗乘之而萌,使性灵之光,愈益就于黯淡。”鲁迅指出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,认为这是一种“通蔽”，是普遍的,不容易控制的,也就是时代病,或文明病。但鲁迅又不是抵御物质文明的清教主义，他承认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明毕竟有代表社会进步的一面,或者说这是一种趋势。这一点，鲁迅和当时那些只盯着西方出现的弊端，盲目以为只有东方文明可以救世的国粹派和改良派是不同的。鲁迅认为中国的出路还是要冲破传统，另辟蹊径，向西方学习科学和物质文明，不过也应该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训，不能以为“科学万能”，还应警惕从西方传来的“新疫”。